

折疑論卷第四

茲九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殊見第十四

此篇因所見差異而殊別故曰殊見

客曰子之所言佛道尊崇無聖可上

此因第二第三篇中言佛之法身廣大證

茲九  
聖極尊以爲問也

或有人曰

假設或有它人問曰

佛之爲教也其文富贍其說宏遠義句廓落  
旨趣幽深瀚漫周遮難用難信以是而毀爲

之柰何

謂佛之設爲教也經文廣富而博贍言說  
宏大而高遠理趣章句寬廓而洒落其玄  
旨所趣幽微而深遠又乃浩瀚散漫而周  
圍覆遮如此則大難用而尤難信因此而

有謗毀者爲如之柰何

妙明曰至味難調衆口大音不合群耳

至味難調衆口者斥客不知佛法玄妙之  
滋味故引喻蚯蚓犬豕不當以五味以食  
大音不合於群耳者斥客不知佛道之幽

微故引喻下愚不當以先王音樂以奏之  
於下文引堯禹孔孟之事而爲證之  
天蚯蚓食土而甘於土豈知有五味之和  
引喻蚯蚓者俗乎蚰蜒以泥土爲食唯知  
此泥土爲甘美焉知五味之和美

犬豕食糞而美於糞豈知有醪醴之味悲夫  
不知知之未必爲食也

狗有懸爪爲犬又曰狗之異名豕也故  
猪狗食糞焉知有醪醴美酒之味  
若蚯蚓置之於五味犬豕飲之以醪醴彼必

反以爲毒者何也蓋非適其所養  
以苦酸鹹澁甘五味食于蚯蚓醪醴食于  
犬豕反疑爲毒者何爲也蓋不合及所養  
也

若蚯蚓投之以汚池犬豕飼之以糟漿彼必

堯

二

宛轉詰屈掉尾奮蹄從而悅之者何也蓋適  
其所養之道也

宛轉詰屈乃蚯蚓美土動轉之貌掉尾奮  
蹄乃犬豕甘糟漿悅豫之貌何爲也蓋適  
從所養之道也

且承雲

一名雲門  
周樂名

咸池

夏樂名

九韶

一名大舜樂

大濩

湯樂

周武王樂

樂之至也

天子至極之樂也

若調以五音之和奏以九成之美歌詠先王之風致若景鳳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出鳳凰來儀鳥獸率舞

列子堯使夔典樂擊石百獸率舞舜以簫韶九奏鳳凰來儀師文撫琴及其景鳳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出皆因以歌詠先王之風以致也

若求其和者必莫知應者何也蓋乖其所聽

也

若以上文五樂求其應和而無者何蓋爲乖異於听者也

若操之以鄭衛之音詠之以世俗之風曲合時習韻叶巴歌使其聽者必不待教而自知

藝九

具和者何也蓋適其所知也

鄭衛之歌曲乃淫蕩之音合其世俗之習如已歌知和而多者何爲也蓋由順其所知也

且舜禹之君可謂聖矣楊朱從而讎之

讐讟謗也列子楊朱曰舜耕河陽闢於雷澤四体不得整安口腹不得羨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

聚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均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

論語桓魋欲害孔子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子何

魯滅倉毀鬲孟子

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毀子不遇哉公伯寮怒仲由

者也鯀治水土績不用就極諸羽山禹築業事豐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官室戚戚然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仲尼之德可謂仁矣桓魋從而害之

懇諧譯公伯寮魯人也仲由即子路論語

云伯寮懇子路於季孫

基若仰而啜天徒汚其面也

以楊朱讐舜禹桓魋害孔子滅倉毀孟子伯寮懇子路等喻客之毀佛者何異仰面

唾天徒汚自己面也

夫聽樂者聞清商而爲之宮角過不在於扣絃而聞之不審也

清商乃天子九成之樂歌詠先王之風聽之以爲宮角者非扣絃者咎聽者不審詳

也

求玉者見和璧而爲之珷玞賤非關於至寶而見者不明也

和璧史記卞和得荆山崑崙之璞進楚文王武王二王皆別一足後進成王使玉人

琢之果得美玉號連城之寶珷玞似玉之石也若將和璧爲珷玞者非干玉賤乃見者不明也

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

異物誌云神蛇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

靈龜審人之禍福自不免剗剔之災

列子宋元君夢人被髮曰予被清江河伯之所漁請君救之覺而外巡果見網得白龜圓五尺君欲活之卜者曰龜有七十二

鑽以卜吉凶如此則雖能卜人之禍福不

能自免剗剔之災患

至道恢弘聖人極唱出世妙典非俗所知

至妙之道恢廓而弘大乃大聖人極妙之說實幽微玄妙之教典實非常俗也

不爲譽者貴而毀者賤

大聖教典不以稱譽而貴毀謗而賤也行不行時也

行與不行各有其時若孔子不得君師之位也

信不信機也

信與不信唯在機會若盜跖不受孔子之化也

譬如荷鍤以平太行抱石而塞巨浸其於功也不亦勞乎

巨漫海也此結上文意謂客之謗佛譬如有人負荷鍤鏟欲要平治太行之山抱取塊石而要塞填大海輕毀佛者亦類此也

爲此之功力者不亦勞而難乎

隨宜第十五

此篇趙順合宜而答故曰隨宜

客曰子言佛教義高嵩泰理濬江海文同翻  
錦句若揀金異不以佛經答吾所問而後以  
詩書合異於同耶

既言佛教深廣義理幽玄高如山嶽深如  
江海如金似錦何不用佛經答吾所問還  
用詩書相合別異於其義同以答者何也  
妙明曰牟子云渴者不必投江海而飲饑者  
不必待教倉而飽

引牟子之言渴者渴止而已何必直以江  
海教倉之廣方解饑渴也凡人所言但合

理則可何必直以佛言爲宜也哉  
道爲智者設

道理與智者而設立者也

辯爲達者通

欲辯論明其事與曉達者可通也

竟

書爲曉者傳

書與曉者而傳授也

事爲見者明

一切事物與知見者可明也  
吾以子知其意故引而申之

我用子之所見意理之事故用引而所中則可曉也

若說佛經以荅吾子壁如盲者罐五色聾者奏五音也

荅用佛經若子所問者如對無目人觀

於青黃赤白綠之五色亦如焉耳聾之人奏宮商角徵羽五等之音聲也

且師襄師文伯牙瓠巴叔夜古之善鼓琴者其學雖切不能成無絃之曲

列子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師襄乃師文

之師也但能撫琴當春之時扣商絃以召南呂八月之令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扣角絃以激夾鍾乃二月節令而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盛當夏而扣羽絃以召黃鍾乃十一月節令霜雪交下川池暴烈及

七  
莧

冬而扣徵絃以激蕤賓五月節令而陽光盛烈堅冰立散將終命扣宮而摠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然此善操而不能成無絃之曲調也

甘鳩飛衛紀昌逢蒙蒲且子古之善射者其

藝雖神不能攀無絃之弓

齊古侯切張弓也列子甘龜古之善射者  
攀弓而默伏鳥下弟子飛衛學射甘龜而  
巧過於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後進其術  
昌欲謀殺飛衛二人交射中路矢逢相觸

而墜於地衛矢先盡昌有一矢既發衛以

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其藝雖神不張無  
絃之弓

狐狢音鴟雖溫不能暖無氣之人  
狐狢皮毛雖溫暖不能暖死而無氣之人

也

水土雖澤不能秀無根之木

水土雖然潤澤難發秀無根之木也

佛法雖懿不注薄信之耳

佛法雖然懿美而不能化導入不信人之

耳

子之信道未篤故多惑志吾安敢以大聖徵  
君荅子之間耶

言客之信聖道而未篤厚心多惑亂我安敢  
用大聖人微妙之旨荅子所問者也

昔公明儀曾子人爲牛彈清角之操

清魚乃黃帝琴名若務齊琴名號鍾楚莊

王琴名號繞梁也又云牛耳不聞其聲唯在角鳴故以彈清角之操也

伏食如故

堯

人

其牛低頭而食草如故

非牛之不聞不合其耳也

不是牛之不聞其音蓋不以相合其耳也

轉爲蟲魚之聲犢子之鳴

轉爲操蟲魚飛來之聲又操犢子尋母鳴

聲

牛即掉尾奮耳蹀步籠切蹀足也蹀音加切

而聽者何也

蹀躞蹄動貌其牛聞此聲音遂乃掉動其尾奮立兩耳四足皆動如此聽之者何爲

也  
蓋適其所知也

大蓋順從其所知者也

以是故此吾以用詩書曉子矣

總結上文意故以不用佛經答因于曉達

六經諸子之書是以引而答之便子易曉之

也

優劣第十六

此篇謂王喬簫史與摩騰坐此之勝弱故曰優劣

客曰王喬簫史仙也

王喬後漢人爲葉縣令每顯神異乘鳥而

九

往來簫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夫婦隨鳳

鳳而飛去皆出列子傳

摩騰竺法蘭僧也

註見前篇其道等乎

客謂此二仙二僧其道德亦有各等乎

妙明曰止乎

且止

幸以晏然吾不欲平地起

風波之千丈也

不當得而得曰幸幸以無事坐却要論其

優劣高低則正是無風起千丈之波浪也

客曰願畧舉似啓吾茅塞

啓開也客謂畧少舉似法要開我肓中之

茅塞也

妙明曰夫行舟者識水之淺深

行舟者要識水勢之深淺

控御者知地之高下

御車者須要知地之曲直高低也

學道者達人之優劣

學通者之人要道達為師之勝弱也若不分優劣則不明人之邪正也

吾尋常方袍釋子

我乃是尋常着寬服之僧

管窺可隘

如筆管之明窺者穿牆之量可窺隘而不  
足洞明也

牆面無知

無學無知者如面牆也

但以燭火之光照燭無遠

燭火者小火把也謙曰我若火把小光用  
照於夜則其照燭明亮莫之能遠也

何敢評先德昇降之道乎

昇降者高低也既如筆管燭火之微焉敢

茲元

評論先輩有德高低之道者乎

十

然以蒲牢含響爲長鯨扣之則莫得闕其聲  
也

釋氏要覽海中有大魚名鯨海島有獸名

蒲牢蒲牢畏鯨魚鯨魚一躍蒲牢輒大鳴

吼欲鐘之大響故鐘上鑄蒲牢之形擊鐘之木以爲鯨魚之形故扣之則如鯨答者如蒲牢之應聲也故問者如鯨答者如蒲牢之應其聲也

悲夫桀紂之犬足以吠堯

謚法翼善博聖曰堯又善行德義曰堯悲夫歎辭也桀紂昏主也舜堯聖君也桀紂之犬雖識其主不知主之昏也然堯舜雖明故犬不知聖明故吠之佛者喻堯也客者喻犬也

楊墨之徒足以謗舜然居今之俗多以同羣逐塊罔審聖道階乎上下而於戡弱

戡什甚切小研也又苦耽切伐也謗瀆也居於也謚法仁聖威明曰舜列子楊朱謗舜註見前篇今以佛喻舜帝客喻楊朱居

堯

士

今常俗喻羣狗見人丢去磚土之塊遂而赶之也言客罔無評審聖道有階級上

下而不同及於戡勝弱劣之不等乎

憤然無辯

憤莫紅切心所暗昏也而不能辯別於高

下也

縱有懷其藻鑑評而詣其實者而於聚惑異  
能允哉

藻淨也鑑鏡也聚音從今之有人縱然明  
達如淨鏡評論詣至於真實無妄之處而

摩騰竺法註見在前  
道窮四諦四諦見在前  
智皎三明

其智慧皎然明白有三一宿住智正明二  
生死智正明三漏盡智正明也

獲六神通具八解脫六通八解見在前

能飛行往來改易形體

飛行往來者神通也改易者變化也形體  
乃身形體貌也

或成老耄

居吾將告汝

今客座我告語與你也

夫騰蘭之爲僧也

說文曰七十曰老曲禮曰八十九十歲曰

耄

或示孺孩

說文曰會行而食乳曰孺始生曰孩

或臧惑生

或現死城  
毫

生存

延促自在

延是也促短也既有  
毫

又能撼天地

神通長短隨意也  
毫

移山嶽

改  
毫

於天則動

覆江海

覆海江入火不燒

入水火

永樂北藏

折疑論

千變萬化不可窮極

荀子云改其舊質謂之變易其形貌謂之化如此千變萬化無有窮盡

以定力所資無施莫克

克能也其神通妙用蓋由定慧之力無施

爲而無有不能

頗有生逢供養者而於見世能財能壽能貴

矣

若摩騰竺法蘭之妙用一切有生逢之而供養則現世今生今世能與之財寶乃至

長壽尊貴矣

豈直與乘鳬驕鳳者同日而語也

如此神聖焉豈直要與乘駕鳬鳥跨騎鷺

鳳千年不死之鬼皆類而論哉

夫三桓之與三王

堯

三

以此比之史記三桓者孟孫季孫叔孫也

皆三桓公之後為人之家臣家臣即家人也三王者夏商周三代聖君也以王喬舊史喻三桓摩騰竺法喻三王也

五霸之與五帝

楊貨之與仲尼

陽貨季氏家臣也孔子乃千古文章之祖萬代帝王之師也

楊墨之與荀孟

孟子曰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有致身之

史記五霸者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是也五帝者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是也以五帝喻摩騰竺法蘭五霸喻王喬蕭何也

是皆君也而無階乎

然五霸五帝皆即君位高低豈無階級乎

義故無君也墨翟兼愛而無差等視親亦  
於衆人無異是無父也故無父無君則人  
道絕滅也

是皆儒也而無梯乎

楊貨楊墨比於孔孟荀子者皆是儒也孔

子儀範百王師表萬世孟子荀子皆明聖  
道之大賢陽貨人之家臣也楊墨無父無  
君者豈無梯橙階級高下乎

徐福之與河上

秦紀徐福爲道士習仙秦始皇令賚童男

童女海上求神仙不死之藥舟於海中巡  
致湮溺河上者河上公也漢文帝以師禮  
之

閔尹之與老聃

史記列仙傳函谷關令尹喜乃周之大夫

堯

古

老子西游至閔受道德二篇

是皆道也而降乎

徐福尹喜比河上公老子者皆言有道之  
士豈無階級降等者乎

丘垤之與泰山

垤從結切螻蟻出土之塚也泰山者五岳之一也以喬史之道比之騰蘭亦若螻蟻之塚比於泰山文

行潦之與江海

行潦道上無源之水豈能比於江海水也

走獸之與麒麟

麋鹿等獸豈能比於麒麟也

飛鳥之與鳳凰

雅雀等禽豈能比於鳳凰也  
是皆類也而無異乎

若丘垤泰山行潦江海鹿與麒麟鳳與鴟雀然雖同類何無高低淺深之異乎  
羊皮之與虎韋

韋音廓皮去毛曰韋

斑紵之與錦綉

菟

圭

班紵者布文班白者錦綉者考工記曰金線織文爲之錦五色綵備爲之綉

是皆文也而無殊乎

班布錦綉皆有文豈無殊異者乎  
夫聖也凡也凡聖二途不可濫也

孟子曰大而化之謂之聖韻義曰輕微常俗謂之凡故凡聖二途不可相濫而混同也

故有大聖小聖上凡下凡

凡聖各有等級

大聖則歸乎覺皇

覺皇即佛也故稱爲大聖

小聖則存乎應真

即四果小聖也

蘭騰則無吾宗小聖矣

摩騰竺法蘭乃什門之小聖也

凡者非聖之稱也

凡人不是聖人也

上凡則該乎天衆

上凡者乃天民衆也

下凡則稱乎兆民

十億曰兆下凡乃世間之民也

雖蕭史之徒白日輕舉未必與乎天衆也

與去聲參與也然蕭史之輩白日昇天未

知必定曾與入其天衆者也

設與亦非聖也

縱與參之天衆亦不是聖人也

敢以此道而擬於聖人乎

豈敢用此蕭何等之小道擬度於大聖人

者也

堯

夫

夫聖人者一切通達也非乘鸞騎鳳之稱  
也

凡者常也

凡常者尋常流俗也

森然不動感而遂通變化無方威靈莫測謂

之爲聖

係辭云寂然不動心之理也感而遂通體  
之<sub>也</sub>用變化無方一氣流行而無息威靈莫  
測則寂然感通變化無方之體而不能測  
故爲之聖也

爲聖也

孔老者皆聖人也大經諸子之書何不稱  
乘鸞騎鳳之言乎

夫聖者通也

憮然而生

謂生不知來處

惛然而死

謂死不知去處

營營於衣食

卷九

營營者往來不已之貌謂貪衣食之人也

戚戚於名利

論語云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憂慮不

遂之貌謂貪名貪利之人也  
皆死皆生

世之常俗爲貪名利衣食皆在生死之中

也

常於生死

以生死爲尋常之事

謂之曰凡

由比謂之凡也

且天人垂死五衰相現而有破面之忿

因果經云天人身淨不受塵垢有大光明  
心常歡悅無不適意福盡之時五衰相現  
一花冠萎脫二兩腋汗流三不樂本座四

眷屬離散五身光自絕故破面之忿謂煩惱忿怒現於面也皆謂之貪其名利而不易弃也一切天人皆因貪其天上之名利快樂而不能容易弃捨也

安得不爲夫凡乎

如此則安可得不爲凡夫之人乎

嗚呼嘆辭

而寡聞陋智者

禮記曰獨學無友則謂之孤陋寡文也

統以上天所居之衆例爲聖者

總結上文意若上天所居人衆一例爲大聖人者

而吾宗脫自小衲莫不抵掌而嗤其謬也已矣

堯

大

我什門中纔方脫去俗人素白之衣而初着繻衣者無不拍手嗤笑爲狂謬之談而已矣

先知第十七此篇頃明西域生佛故曰先知

客曰子之言佛其道大矣

客謂子說佛道廣大者也

敢問漢夢以前還有知之者乎

敢問漢明帝未夢金人飛入殿庭以前之

時還曾有知西方有佛者乎

妙明曰遼哉問也

遠者也

蘇由對曰西方有聖人生此所現之靈瑞也  
王曰昭王問也於國何如

於我國家不知善惡何如

由曰即今無事後一千年聲教被於此土

由謂一千年後所談經教流傳此土

遂以此事記勒諸石

彼時遂用此事載記刊勒於石碑

堯充  
埋於南郊

埋於周公祭天之南郊以待爲驗也

至後漢明帝甲子永平七年僅千歲矣

由官之名姓也

昨夜有光來照殿庭是何祥瑞

昭王問曰

僅纔也緝事記永平四年辛酉明帝夢佛至戊辰十一年至此

此先知之一也

已上所明乃先知一也

又周穆王壬申五十二年二月中有白虹一

十二道南北貫通連霄不滅

虹橋光也其光相貫徹南北日夜不滅  
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瑞也扈對曰此西方  
大聖人入滅所現襄相也

緝事記穆王名滿昭王之子也在位五十

五年壬申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世尊涅槃也

王曰吾常以此爲患

王謂吾常患以此事爲憂也

今既滅矣吾何患哉

既已滅矣何患憂哉

扈多曰王何必患前代太史蘇由嘗誌勒于石曰千年之後聲教流被此土方今七十九年矣王奚患哉此先知之二也

已上所言爲先知之二也

商大宰

商大宰者按春秋之時以大宰名官者惟吳宋魯三國有之今如列子所言姓商名嚭乃吳國大宰也

問孔子曰

恭

出列子書

辛

夫子聖者歟

歟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問孔子聖人

歟

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

丘夫子名何敢然者謙辭也

丘則博學多識者也

博廣學而多識者也

又曰三王聖者歟

三王者夏商周也

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

善能任用智勇以治世者也

聖則丘不知

聖不聖丘不知也

曰五帝聖者歟

又問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五帝也

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

善能任用仁義以治天下者也

聖則丘不知

聖不聖丘不知也

堯

曰三皇聖者歟

伏羲神農軒轅者也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

善能任用因順於時者也

聖則丘不知

聖不聖丘不知也

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乎

大宰謂三皇五帝三五皆非聖人然孰爲

聖人乎所以大驚駭也

孔子動容有間

動容者默而心想眉目動而形容疑據之

貌

曰西方有聖者焉

謂西方有聖人焉

不治而不亂

此證明如來無爲之大端也謂不以法度

所治自不作亂也

不言而自信

非言教勸化而自行敬信也

不化而自行

非教化而自行其道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蕩蕩廣遠之貌故如來之道妙民不能所

名焉

丘疑其爲聖

夫子自稱其名丘疑此爲聖人

不知真聖歟真不聖歟

夫子有推崇之意爲此有不定之辭故曰

不知真聖歟真不聖歟

此先知之三也

卷

如上所言爲先知之三也

主

嬴秦始皇帝時有梵僧室利房等二十七人

來秦

文出緝事記

時帝方急其并吞七雄爭勝

七雄者秦齊燕趙韓魏楚也  
甲兵相持不遑崇信

遑暇也鎧甲之兵正相殺時不遑閑暇而

崇敬信受也

反爲譎誕

秦主反以譎詐虛誕

遂以房等陞而執之

遂將房等皆於陞牢而執禁之

夜有金甲神人從空而下以金鍼繫鎖援僧而去

於夜有護法神披金甲從空而來皆開枷  
鎖援引騰空而去

此先知之四也

已上所言爲先知之四也

漢護左都水使劉向列仙傳曰吾搜檢藏書

菟

王

緝尋太史創造列仙圖

漢時劉向作列仙傳言我搜求檢閱藏典  
之書緝遠推尋大史創造列仙圖也

黃帝而下六世迄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  
自軒轅黃帝以下六世至於今得成仙道

者七百餘人

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

已見佛經矣

向乃所檢其中虛實若實得仙道者只一百四十六人其中有七十四人已見出於

佛經矣

此先知之五也

已上所言爲先知之五也

前漢武帝元狩三年於長安城西南鑿昆明池

帝欲伐昆明國彼國人善水戰故鑿池以習之

得黑灰問東力朔朔曰此非臣能知陛下可問西域胡僧必能知之帝遂遣人往問僧曰乃劫壞時所積灰耳此先知之六也

既遣人去西域所問梵僧乃言先佛住世

大劫壞時之灰也此爲先知之六也

老子獨於諸說而不知之者乎

老子於其此諸書中說何不知之者乎

且孔子生於東周佛則生於西域相去綿遠

其玄會默識驗若親覲

夫子生於東魯佛乃生於西天雖相去遙遠其玄妙會合而默識應驗如親覲對面

也  
非同聲相應其孰能懸知如此之遠者乎

竟

音

同聲相應者周易乾卦文言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万物觀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既不同聲相應者其孰

能懸繫相承知千百年如此深遠者乎  
尊釋第十八此篇宋方崇  
佛故曰華什

客曰仲尼默識能仁

識音誌記也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云識者知也不言而心解也梵語什迦此云能

仁商大宰所問夫子默知佛也

既得聞馬

既已得聞聽焉

敢問老聃還知西方有聖人者無

再敢問老子還知西方有佛聖否

妙明曰善如汝之間也

謂善能如你之所問也

吾昔嘗遊華清宮

我昔年曾遊臨潼縣聞寶山下有華清宮

道士鴻濛老人

堯

王五

鴻濛乃道士之號即華清宮住持也

邀予登玉女閣啓經藏出函匣觀道籍錄得

西昇經首帙

邀請我上玉女閣開道藏經函匣所觀本  
籍錄得西昇經第一帙

讀其文曰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

泥洹者涅槃也

予謂鴻濛曰若指佛歟鴻濛曰吾不敢果以爲然也

謂我與鴻濛言此如指佛者乎鴻濛曰我

不敢果如爲是也

子曰若非指佛誰爲老子之師也

我以言說若不是指佛誰爲老子之師也

又得古道元皇歷云天竺有古皇先生即吾

師也

若此言者皆指佛言也蓋老子知天竺之聖所以再三稱之也

善入泥洹化遊天竺

因善入泥洹而化遊本國五天竺也

今已返神還乎無名

言佛雙林入滅今乃返本還源復其無名

之妙

絕身滅影不始不終

絕身滅影復歸不始不終之理

綿綿長存吾今遊矣

綿綿不斷而長存者也故老子曰今去遊矣此正是過函谷關之時也

又得道士法輪經云看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

沙門僧也若不指佛言則道藏經中不言此也

堯

美

看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

佛圖者即絵畫之佛像也

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此亦分明言佛也

此靈濟真君因中曾禮定光佛爲師也

肅宗三教盡讚云

唐肅宗皇帝所作三教讚

儒吾之師曰魯仲尼

帝言儒乃吾之師即魯國仲尼是也

梵九

仲尼師聃龍

仲尼師聃龍聃龍即老子也孔子家語適

周篇子曰周有老聃博古知今是吾師也  
釋迦文心中常懊惱

予在北京靈濟宮西北廊畫壁上見一僧  
座一人禮拜予問本宮道士此何也士曰

又得靈寶消魂安誌經云道以齋爲先勤行  
當作佛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  
諸者助辭於也  
又得金闕朝元經云願採優曇花願燒旃檀  
香供養于佛身

若此所言前鴻濛者人不必有疑也

光佛以求請真之要矣

吾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爲

吾於昔年未明其事之前不知聃龍師竺

乾善能入無爲者即佛也

贊首正覺

老聃亦知竺乾之國有佛聖人可謂明矣子獨不知乎

已上皆見開元古道藏經獨有子不知者乎

梵語三菩提此云正覺即佛也

吾師師師

故贊首正覺世尊乃我師師之師也

以如是言應正了知

若用如比之所言者應當正以了知是意

夫太上生東夏釋迦現西乾

老子生於東國佛乃生於西天

地殊五萬餘里年隔十六君王

周定王丙辰二年二月十五日生老子位

經十六王者歷恭懿孝夷厲定幽平桓莊

僖惠襄項匡年記三百四十五載

雖殊地而處

殊別也然雖別地而居

別代而出其冥會默契如此之綿密

然別朝代而出生冥會默合契

堯

天

如此綿遠之密者也

非聖慧遐鑑道德玄同其孰能與於此乎

孰誰也若不是聖人大惠所以遠鑑道德  
玄妙之同者其孰能參同於此者乎

折疑論卷第四

永樂北藏

折疑論

第一八八册